

程



新書卷六十八卷

禮記

特進

亞徵



上

列傳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  
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入平郡公邑二千戶愷  
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公弓馬自達愷獨好學  
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  
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



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  
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  
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封封甌山縣公邑千戶  
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營新都副監高穎雖摠  
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也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  
詔愷摠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  
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之魯班故道久絕不行  
今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言訪可任者右僕射楊  
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  
校將作大匠歲餘拜

年文愷

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  
愷與楊素營山陵事素之復爵安都郡公邑千戶  
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  
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以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  
大悅之進位開府拜一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  
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武秋今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  
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  
百人離合為之上下施輪輻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  
見之莫不驚駭帝彌然焉前後賞其資不可勝紀自永



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  
不能決惟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  
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以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  
告月順室殺之序五室為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  
發令兆民玉璫蓋琮式壽宗祀何嘗不矜莊宸宇盡  
妙思於規摹疑睥睨旋斫于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  
下提衡握契御辯秉乾成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  
去暴不于武之緒用百姓異心驅一代以同城康  
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

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國清謚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  
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琤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  
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宮三雍之禮乃  
卜遷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  
民立極康華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  
於是採松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三  
購冬官於散說摠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  
三分為一度斐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  
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異輪莫有序而經構之百議



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楯為隆棟各以臆  
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  
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  
比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有時  
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  
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  
以為上古朴畧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歿天  
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  
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

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孔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  
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博四脩一注云  
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  
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二王之  
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  
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  
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  
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  
東禮本輒加一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



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  
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  
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  
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  
圖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  
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  
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  
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故夏周則  
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堂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  
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  
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  
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  
象也六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  
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雖赤纁戶白綴牖  
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  
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  
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



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  
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大廟露  
寢咸有四阿重立重廊孔氏注云重九累棟重廊累  
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  
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  
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  
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  
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大室方六丈  
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

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  
卦通天臺座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  
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  
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  
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  
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  
地陰也水四周於外魚丙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  
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  
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



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薛雍長安城南門制變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祭依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鄉士有益音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周曰建武二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

立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丞務郎

關毗

關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肅該略通六官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



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瑠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  
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  
嘗遣高頴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位多不齊整唯毗  
一軍法制肅然頴言之於上特蒙賜息成兼太子宗  
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為及  
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歲  
赦免為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  
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車輿多所增損  
詔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

皆用擊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  
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以從五室後元議執政  
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  
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其  
數依漢沙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其餘  
簠簋一依廟置正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入極殿以為  
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塗瓦楹文於  
郊質於朝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自觀遂量  
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其基內有殘燒殘柱毀斫之餘入



地一文儻然如舊柱下以禱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五丈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邸內雖滋隘卑陋未合親奉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廢託自古明堂土圖惟有一本一是宗周劉焯阮謙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摭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愆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

禮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二尺土階三筵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茅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層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云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此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



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  
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辟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  
頤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  
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惟察天  
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亦構不合  
天文既闕重樓又無辟水空堂垂五室之義直殿違  
九階之文非古幾天一何過其後魏於北臺城南造  
圓牆玉辟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  
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

多顧謂毗曰開皇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  
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  
爲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  
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  
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  
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  
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  
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  
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王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



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是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揔其事及帝有事相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及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云豈亂發所乘也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栢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斷玉稠



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過江陵陷隨安  
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  
細作署開皇初加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  
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絲錦袍組織殊麗  
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  
絕瑠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  
異尋加貞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眾  
為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  
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詣稠所

稠詎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  
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而遣  
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  
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  
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  
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  
為州縣官而還眾皆悅服有欽州刺史審猛力帥眾  
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  
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所與之約曰八



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憚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諫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言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

能志懷耳下塊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關中猶多卿可討關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轆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以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



而無筭道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道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目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必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車別構欄楯待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大府卿後三歲兼領

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營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



陷于靈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在稱百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豆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母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豆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豆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且官至朝散大夫袞

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隋書卷之六十九  
列傳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卷

特進

徵 上

列傳三十四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燕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入秘書省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侍讀文林館直學士徵魏收陽休之等導論古事有誤遺忘討闕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無舛誤自是大為時



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  
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無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  
制禁私撰史爲尚書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  
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直學士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劾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發絕於是上表請變  
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  
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  
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以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  
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

炙肉用石炭柴焚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  
此推之新小雀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  
取五木以變火用其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  
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  
法上從之劾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  
大悅賜物數百段上著作郎劾上表言符命曰昔周  
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  
鏡徹齊氏以爲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金書以大興  
公始作隋州刺史蓋年二十隋果大興也



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兆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  
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登岳實籙大隋午為  
鶉火以明火德仲夏之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  
數地數既得受命之原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  
人楊令愁近河得書其圖一紫玄圖一皆隱起成文  
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  
有楊樹之形黃根此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  
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齊楊  
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

前之三五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又固義與上名  
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  
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  
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闕白者勝黑者死大  
象元年夏災陽汴水北有龍闕初見白氣屬天自東  
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  
而至兩相薄下合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  
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闕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  
龍闕之歲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闕於災陽



者發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  
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  
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  
而殺者盛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  
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  
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  
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  
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黃色者隋之尚黃長八尺  
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秦正月

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  
發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  
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  
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  
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  
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  
命者秦之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  
也乾鑿度曰秦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  
識也干者也秦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



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  
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  
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  
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  
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  
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為陳留  
公世于亳州撫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  
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  
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

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  
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  
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  
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廻拍當有  
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拍夜  
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織  
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  
枝廻抱其枯枝漸拍西北道教果行按考衆事太平  
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



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案  
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  
左衛園中葱皆變為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  
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  
之王用車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  
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  
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  
一年傳為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  
地動星隕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

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示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  
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  
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  
解者明當時藩部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  
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  
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  
令登九五之位帝王為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  
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  
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



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  
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  
凡四稱隨二稱陽被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  
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  
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  
也一年傳為後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  
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負之從東北來  
立者負之當為其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  
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言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

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公  
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世城  
邑也西北地動星隕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  
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  
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  
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  
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  
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  
騮騶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



脊是故騶騶馬脊有肉鞞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亦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永元訖道無為治率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為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

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隋者言皇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可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文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永元訖者言永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為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



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  
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授輔提者  
言授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  
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  
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  
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  
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  
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  
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

帝通紀二篇隋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  
也上大悅以勅為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風泉  
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  
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  
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驥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  
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  
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  
朴子所謂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二非對犀  
之象二青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



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  
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  
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  
官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  
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  
象曰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象蓋明象月  
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  
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劬復廻互  
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劬

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依約符命摺撰佛經  
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劬  
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  
如哥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  
文獻皇后崩劬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  
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  
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  
仁慈福善福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  
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二日



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家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地上覺而且悲且喜時蜀主素少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豈常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

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尔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宗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中尼謂之遺直石碯殺石厚立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



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  
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  
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  
青陽夷鼓與若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  
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  
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  
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  
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  
惡之迹埋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躰二十卷復為

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  
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  
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  
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  
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  
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  
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



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表郎子絺兮絺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絺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廊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躬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此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

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上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



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  
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  
對曰大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  
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  
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  
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  
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  
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

表充

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也曆之元今與物更新  
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今天地  
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  
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  
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  
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  
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  
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  
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絲代



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  
夫日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丙辰生丙子  
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  
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其帝堯同其數與  
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訊  
齊主陳遼古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大微者數旬  
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  
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  
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

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  
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鴟門之厄  
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  
瑞以媚於上曰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  
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吟首提萬善而化  
八紘以百姓之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  
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  
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  
按去年已來玄象呈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



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類一夜流星彗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類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類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災惑于羽林九月七日己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

盧明月營破其撞車廿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門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揔豈非天替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域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措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又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初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謔增魁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類其家聲良可歎息隋書袁充列傳三四

隋書七十卷

特進臣魏

徵

列傳三十五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鄴



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否其有善政及賊  
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驚服  
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  
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  
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  
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  
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  
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  
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

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  
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  
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  
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  
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  
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資物于段禮遇益隆頗預  
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  
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  
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為逗遛不特進



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飄布為卒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

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遷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俱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餘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



事有多途見幾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  
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  
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  
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  
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  
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為之凋盡荒淫  
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罹其侮朋黨  
相扇貨賄公行納邪妄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  
不息徭投無欺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

則千里無烟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  
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  
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  
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  
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  
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  
貽伊戚誰為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  
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眾數萬自關中來援東  
都以少騎二萬渡灃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



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  
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  
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  
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  
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  
玄軍日感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邨一日之間  
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  
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  
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

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  
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  
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  
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後玄感然之將拒  
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  
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  
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  
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以留不如直入關中  
開永豐倉以振貧之二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



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將請為將軍  
玄感遂釋洛陽西圍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  
西矣宇文述等諸軍一蹙至弘治宮父老避說玄感  
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穀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  
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之二百日城不下  
遣兵遂至玄感西至閭鄉上殿亦置有陣軍在千里與  
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二所殺陣於黃林縣事盡之  
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洛洛道窮至  
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段蘆戍玄感有弟獨與弟

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  
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所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  
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  
日復燬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奘為義陽太守將  
歸玄感為郡丞周玠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  
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  
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  
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詔許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  
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



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云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  
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 李士雄

李士雄勃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  
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回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  
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  
督高祖作相從高祖寬破尉迴於相州拜上開府賜  
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  
進位大將軍歷郝江一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

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  
嘗抗爲幽州總管帝怒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  
素進士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  
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情素貴不時相見士雄遣人諭  
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士雄所士雄伏甲請  
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陘以討  
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并陘相遇於  
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  
士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士雄



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支弁遺象  
安有大國君工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  
求諸四夷使者曰自吾國來此言之久未見無禮憲  
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以克俄而復職從幸江  
都帝以仗衛不整薊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拍塵一軍肅  
然帝大悅曰公真武臣才也尋轉右武大將軍後坐  
事除名遼東之怒帝之從軍自怒帝死後來護兒自東平  
將拍滄海會揚文感反於滄陽帝疑之詔徵子雄送行  
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之怒帝感其忠厚與子雄

玄感傳及玄感伏誅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幼事高寶寧後以無歸周授上開府寓  
居京兆之雲岫高祖踐阼相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  
先鋒遇賊力戰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襲  
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踈誕不治產業家徒幾  
空後數歲授驍騎將軍將之官無以二日給時長安二  
人宗連家累千金在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  
連獨奇之每求賢不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處



儀美談咲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石處擬於樽  
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  
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  
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  
所須盡賈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  
竊不自量累蒙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帚妾公子意  
何如元淑感愧遂媪為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  
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為富人  
及湯帝嗣位漢王諫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

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  
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  
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逾十日帝  
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  
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其亂遂與  
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  
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  
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  
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



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為財媾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大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為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為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

煬帝與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為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政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



金光門縛政於其公卿百僚並親擊射鬻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其妻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兵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盡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弊是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

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忠亂於是舉兵應之二吳苦役甘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生變晉陵官宗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廢宗俱爲僕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嘉興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退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起建安



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  
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  
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  
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  
後數日矢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  
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  
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  
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  
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

出挑戰俱為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  
澗死者二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為盜其後董道冲  
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郡國公父  
寬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  
蒲山郡公號為名將密多策畫年才兼文武志氣雄遠  
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蒙受爵蒲山公乃散家產  
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為刎頸之



亦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背在口師事國  
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勸精志勸愷爾徒皆出其  
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  
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  
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  
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二計惟公所擇今天  
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  
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  
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遠無歸路未

遇旬月齊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  
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  
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齊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  
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尅萬金之勢此計之  
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固守引兵  
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  
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  
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投何以示威密計遂不  
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



獲常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  
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  
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福嗣元  
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  
是非必為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  
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  
勝如何吾屬令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  
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  
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

荀彧止而見踈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  
順意又非密之本圖曰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  
郡縣未有從者東都木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  
身先士卒早定關中延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  
感咲而止及宇文述未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  
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結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  
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以密謀號  
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官密諫之曰公  
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



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  
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閩鄉追兵  
遂及玄感敗密問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  
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隣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  
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  
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菹醢今道中猶  
可為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  
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  
幸用相瘞其餘即甘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

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誼譁竟夕  
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  
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  
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  
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  
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  
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跳聽良多感慷慨獨露  
襟霑襟何所為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  
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



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  
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  
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  
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  
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  
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天輒  
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  
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  
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可與

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  
下之滎陽太守鄒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  
數為須陁所敗聞其耒大惧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  
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  
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  
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發伏自後掩  
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  
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  
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



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為  
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  
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  
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  
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  
發僕領諸軍便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  
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  
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  
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亦

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  
於是推密密為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房彥  
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辭不  
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  
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  
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  
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  
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  
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廻洛



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棄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二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二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廼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頴爲左司馬鄭虔家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廼洛韋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崑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搆

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無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旣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廼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



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  
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  
死於洛水密其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  
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汜水賊帥張  
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  
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密郡  
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  
後款附以千百數密密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冢宰  
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

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有圖  
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退  
者數百步密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  
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  
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  
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  
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  
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口寬及王儒信并其從  
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瘡



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郿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曹育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

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于陣世充僅而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



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  
鋒又過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  
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  
奴卓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  
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  
須國士報之豈容王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眾叛躬  
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汗  
辱如后柱室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馬之  
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

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  
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深言且語邪密謂  
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為帝主斯乃趙高聖  
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  
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趕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  
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繫  
其眾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饗饋之會密下  
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  
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



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趨魏縣其將陳壽  
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  
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  
軌舉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  
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  
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  
縣間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  
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家  
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

逃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

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袁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  
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  
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字  
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  
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  
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  
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  
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



程璣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其惡之世充夜  
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  
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頴為其部  
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君城元真已遣人  
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眾謀待世  
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  
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來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  
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眾漸離將如黎陽  
人或謂密曰殺崔讓之際徐世勳幾至於死今棄猶

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  
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何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  
又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眾皆泣莫能仰視密  
復曰若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  
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孟子歸漢尚食均  
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  
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  
功也眾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  
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正陳之役先  
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中諒府親信  
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  
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以授武安郡將從將  
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  
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武安谷渾於張掖破之  
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獠棘鞬拜左光祿大夫  
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

裴仁基

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週  
守張須陁爲密所殺仁基乘取其衆每與密戰多所  
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具強寇在前士卒  
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  
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  
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  
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  
以東都食盡衆叛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  
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



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二萬由懷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  
却還我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  
力彼必力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  
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  
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  
盡求闔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闔不得欲  
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  
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  
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珪

卷二

統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又首尊號署仁基為禮部  
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  
靡號為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如猜防仁基知其  
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  
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  
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拍案事  
定然後出越王洞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  
謀而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



有豐功博利，然其難不難，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  
不競，咄咄連將，隆武元高，但業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  
摧東夏，思百揆定三方，然後交詎，歌遷寶鼎於時，因  
效驕侶，勺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  
祖內綏，以禦日不暇，公委心宵於後傑，寄折衝於爪  
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  
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披於域中，餘威震  
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嶠，函跨兩  
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主業之艱難，不務以

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連拒諫之智，聘飾非之辯，耻  
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毀善通渠，開馳道，  
樹以柳杞，隱以金樞，西出玉門，東踰碣石，灑山堙谷，  
浮河達海，民力凋盡，虛虛成無期，率土之心，鳥散魚  
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擣八狄之師，屢踐三韓  
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遺，又躬為長君，功高曩  
烈，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轡軒唐，奄  
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  
乃外踈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



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懼受顯誅  
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  
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  
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斯役之中無尺土之  
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  
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霍蒲莫  
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  
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幕布以千百  
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垂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

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壘氣懾  
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龍聚嘉之舊迹既而禍生穀  
下豐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  
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  
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  
寡筭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焉毛  
未喻輕重培塿之方萬公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  
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墨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  
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



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  
有餘載戎軍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  
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  
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守已  
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  
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異纒魏闕陷危弗圖  
圍解雁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  
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訃之古老  
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

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  
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嘗用威刑煬帝肆行  
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  
符契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  
未議致身先圖間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  
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薤醢之誅先人受焚如  
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  
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推世充聲動  
四方威行萬里雖運垂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欲



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摯大  
抑陳頊之季子孟敷

隋書七十卷終

列傳三十五



程